

內地經濟穩中有進 助力香港產業升級



隨着我國經濟發展縱深推進，國內生產總值去年首次躍上140萬億元人民幣新台階，從製造業升級到消費市場擴大，從創新能力提升到高水平擴大開放，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一枝獨秀，頂壓強韌，創新向優，不僅令「十四五」規劃圓滿收官，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香港須在此時加快科技賦能產業，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機遇，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盧金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國新辦昨日進行經濟數據例行發布，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介紹2025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初步核算，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401,879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5.0%。此一增長勢頭亦實踐了「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140萬億元關口。

中國經濟用了5年時間，從110萬億元到140萬億元這個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世界排名第三的國家的整體經濟總量，不僅非常穩健，而且速度驚人；在當今各種風險挑戰交織的背景下，大國能夠實現這種既快且穩的經濟發展極不容易。這樣龐大的經濟體量，意味着多項經濟生產力的強大實力，包括製造業增加值連續16年穩居世界首位，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也提高到57.7%，網絡基礎設施是全球最大、覆蓋最廣等等。康義便以「穩、進、新、韌」四個字簡要概括過去一年我國經濟表現。

有力支撐對外開放新格局

內地龐大經濟體量，對未來發展有三方面值得高度重視：一是「十四五」勝利收官，主要預期目標圓滿實現，為今年「十五五」規劃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實現良好開局，促進全國有充足動能繼續加快推進各項重大部署；二是國家興盛是香港興旺的最大依靠，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積極向好，香港經濟能有更好發展；三是強大的經濟體量就是抵禦風險、行穩致遠的堅實基礎和強大支撐，能夠更好穩住投資信心、消費信心，利好今後一段時期的經濟社會工作。

中國去年經濟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計達到30%左右。事實上，我國始終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加快推進新舊動能轉換，推動改革開放走深走實，經濟呈現向優向好的發展勢頭。去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8%，貿易順差首次超

過1萬億美元，既是超級「賣家」，也當全球「買家」，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機器人等創新成果競相湧現，新能源汽車、智能手機等「中國智造」名揚海外。我國穩外貿多樣化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已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增長主力，外貿展現強大韌性。

由於內地經濟體量龐大，有力支撐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利好形勢，反映了政策落地效果好，市場潛力巨大，未來經濟增長空間廣闊，不僅對全球經濟的支撐作用越來越強，國際地位持續提升，而且為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化獨特優勢提供更好條件。

因應新形勢拓展香港貿易規模

內地經濟穩步向前，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機遇。面對「十五五」規劃今年開局，香港應把握國家科技賦能產業升級的契機，加快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透過發展新興產業、部署未來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一系列舉措，與內地企業共謀更多合作項目，推動香港創科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去年10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國家強大經濟動能下，內企出海需求將有增無減。香港更需進一步發揮內聯外通優勢，用好世界一流的會展設施和高水平的會展業、貿易業、專業服務人才，在國家支持下加強與東盟、「一帶一路」沿線、歐洲以至非洲等不同區域市場聯動，助力更多內企「走出去」拓闊市場。

內地經濟體量持續擴大，越來越成為外資的投資首選地，香港也越來越成為外資走進內地市場的跳板。面對外貿新形勢，特區政府須推動港商聯合外資對準內地龐大內需，在香港品牌、電商貿易、多元經濟等不同方面擴大內銷市場，以國家「雙循環」全面拓展香港貿易領域與規模，升級和優化香港的貿易中心地位。

外部勢力「馬前卒」 黎智英禍港殃民不能輕赦

鄭嫣然

黎智英女兒黎采屢屢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惡意抹黑香港特區政府和懲教署，謀求外力干預黎智英案量刑，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特區政府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予以強烈譴責。

細觀黎采從去年底至今的連番賣慘、乞求外力干預黎案的邪惡操作，不難看出她完美繼承其父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賣國求榮的漢奸基因，擅長捏造事實，顛倒黑白，為博取眼球而無所不用其極。外部勢力越是盡全力包庇黎智英，越是證明黎智英罪有應得，是不折不扣的外國勢力代理人、馬前卒，決不能予以輕判。

勾結外力亂港 罪行嚴重

市民不會忘記，亂港禍首黎智英與反中亂港分子，勾連外部勢力策動反中亂港活動堪稱空前絕後，為香港帶來浩劫。2014年，反中亂港勢力發起違法「佔中」，癱瘓香港中心商業區長達79天；2016年的旺角暴亂，出現大規模街頭暴力；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分子鼓吹「港獨」及暴力違法行爲，黑暴肆無忌憚四處破壞，毆打火燒無辜市民，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本月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18位駐華大使遞交國書後指出，今天的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性挑戰更加突出。分裂對抗、零和博弈注定沒有出路，讓世界重回叢林法則不得人心，同球共濟、團結合作才是唯一正確選擇。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旨在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他又說，中國將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以人民之心為心、以天下之利為利，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與此同時，在大太平洋的另一邊，美國總統特朗普大搞帝國主義，瘋狂掠奪他國資源，擴張霸權，嚴重破壞國際社會秩序。

加設防撞設施 市民安全更受保障

穆家駿 全國青聯常委 灣仔區議員



特區政府上周二向灣仔區議會提交文件，建議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的街道安裝約60支汽車防撞柱，以防「有心人士利用汽車作為攻擊手段，故意衝撞人群」。銅鑼灣崇光百貨對出的過路處和百德新街行人專用街道可以稱得上是香港心臟地帶，人流尤其密集，整個工程預算約500萬元，目標於2026年第四季完成。這項計劃引發了社會討論：在公共安全與城市便利之間，我們應如何權衡？

銅鑼灣這個核心地帶平日已經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與遊客在此通行，假日更是人潮湧湧，水洩不通。這片區域北接駱克道、東角道和記利佐治街的部分時間行人專用區，南通啓超道及利園一帶商業區，形成了一個複雜而繁忙的人流網絡。根據紀錄，僅僅在崇光百貨對開的過路處，過去十年就發生了三宗交通事故，其中最嚴重一次是2016年11月一輛的士失控衝上行人路，導致8名行人受傷。這些事件清楚表明，即使是非蓄意的交通事故，在這片人潮密集區域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世界各地屢現汽車撞人群事件

環顧全球，車輛衝撞人群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城市面臨的共同安全挑戰。近年來，世界各地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襲擊事件，提醒我們必須正視這一風險。2025年1月1日凌晨，美國新奧爾良法國區一名男子駕駛皮卡車高速衝向慶祝新年的人群，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餘人受傷。事後經警方調查表示，襲擊者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輾壓路人」，以製造一場「血腥屠殺」。聯邦調查局在肇事車輛內發現了「伊斯蘭國（IS）」旗幟，並將此次襲擊定性為「恐怖主義行爲」。這次並不是孤例，筆者搜查近十年發生汽車襲擊新聞，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類似事件時有發生，這些國際案例清楚表明，車輛已被極端分子視為一種容易取得、操作簡單且能造成重大傷亡的襲擊工具。

面對這一全球性威脅，不同地方紛紛採取防範措施，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例如紐約市在2017年時代廣場發生汽車衝撞途人事件後，迅速在人流集中地安裝防撞柱，阻止車輛進入行人區。法國巴黎在香榭麗舍大道等重要地標及人流密集區，也加裝了防撞設施以保障遊客及市民安全。這些國際實踐表明，防撞柱已成為現代城市規劃中常見的安全措施。香港跟

隨此趨勢，是符合全球安全標準的合理舉措。更重要的是，這些設施不僅防範蓄意攻擊，也能有效防止交通事故。即使司機純粹因車輛失控衝上行人路，防撞設施也能起到關鍵的保護作用。

回到香港，銅鑼灣的安全風險評估必須建立在客觀數據和現實情況基礎上。根據特區政府及旅遊業界數據，銅鑼灣每日人流量可達數十萬人次，崇光百貨外更是主要人流交匯點。百德新街作為全日行人專用區，每逢周末及假日更是擠滿市民及遊客。如此龐大的人流，即使輕微交通事故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若有人利用汽車作為攻擊手段，故意衝撞人群，後果將不堪設想。目前香港的整體恐怖主義威脅評級為「中度」，雖然並無具體情報顯示香港正面對針對性襲擊計劃，但在國際形勢瞬息萬變的大背景下，有關風險不容低估。

在安全與便利之間作平衡

對於安裝防撞設施可能帶來的影響，社會上存在一些合理的擔憂。這些聲音值得傾聽，也需要以事實和數據進行理性回應。筆者上星期知悉此工程後便與其他區議員發起社區問卷調查，至今已收到近五百位市民回應，當中近八成的受訪者均表達支持或者有條件支持此工程。

不過，有部分市民擔心，防撞柱會影響行人暢通度，尤其是在節日或維園有特別活動時。確實，加裝防撞柱後，無可避免會令行人路收窄。然而，現時建議的方案已在公共安全考慮下，盡量保留行人空間，對人流及鄰近交通的影響將減至最低。更重要的是，安全與便利之間的權衡，應以市民的生命安全為最高準則。

長遠而言，銅鑼灣的防撞柱安裝工程不應被視為單一的項目，而應是香港提升城市安全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工程具有示範意義，可為全港其他高人流區域提供參考。從城市規劃角度看，防撞柱是「城市安全網」的一環，與消防、醫療、交通管理同樣重要。它不僅是金屬設施，更是城市安全的象徵，代表着特區政府對公共安全的承擔。展望未來，香港其他高人流地區也可考慮安裝類似設施，例如旺角西洋菜南市場、尖沙咀重慶大廈、海港城等一帶，均是人流密集的商业區，存在類似風險。更進一步，未來防撞柱甚至還可結合智慧感應系統，監測人流及交通情況，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凝聚「全球南方」力量 對抗「唐羅主義」霸凌

張馳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美國總統已有一年，國際觀察家的一個普遍感受是，「世界彷彿在其喧嘩與騷動的政策中煎熬已久」。這種感受之所以真實，正源於過去一年，特朗普政府給國際社會帶來的系統性衝擊。相對脆弱的「全球南方」在此過程中，遭受的傷害尤為明顯。當華盛頓從概念、工具和實踐三方面，再次推進這股新興力量，中國正迎來新一輪融入並引領「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機遇期。

倘給特朗普「字典」排序，「關稅」無疑是最美的詞，「全球南方」則注定排名墊底。

特朗普自負狂妄 歧視深入骨髓

對特朗普而言，更常用的概念是「第三世界」，一個代指落後和令人厭惡的近義詞：早在2016年首次競選時，特朗普就說紐約機場等基建「像第三世界，遠比中東和中國糟糕」；在2024年的電視辯論中，他同樣嘲諷拜登治下的美國「像第三世界國家」；最近兩月，他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針對這些國家的全面和部分入境限制（範圍已從19國擴大到40國），並暫停了75個國家移民簽證的審批。此外，他還发明了「糞坑」「拉圾」等蔑稱，來形容非洲和拉美等國。凡此種種都惹人生疑，美國還在乎「全球南方」嗎？

從工具上看，愈發明顯的是不在乎。對這答案心存僥倖的人，過去一年好像「緩慢受錘的過程，奢望也一天天消失」。第一錘來自「政府效率部」，馬斯克先以雷霆行動拆毀了諸多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機構，包括有「軟實力」投放利器之稱的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和平研究所、千年挑戰公司、威爾遜中心等，再給出「限期重估」以示審慎。接下來幾錘正來自重估過程不斷逾期、細化和可執行的結果遙遙無期。不過真正致命的從來是悶錘——專業人士疏散、職業路徑消失、知識積累中斷。面對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變革，發展研究社群的損失也是人類的共同悲劇，未來重建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美國對「全球南方」的衝擊明顯多於建設。以最極端的關稅政策為例，其不合理地建構在逆差之上，幾乎不可避免地呈現「南高北低」。儘管當前關稅相對降級提高了全球增長預期，但波動本身就對發展中世界的單一經濟結構有更大風險。同時，抓手和聯繫渠道減少，還進一步限制美方的戰略認知：對俄、對華談判比想像中艱難，與印度、南非、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接觸流於脅迫、齟齬，甚至到了給金磚國家貼上集體「反美」標籤的地步。隨着委內瑞拉事件爆發，寒蟬效應正超出拉美，震懾到北約盟友。雖然G20在走近邁阿密，但寒氣卻強過陽光，分裂已先於峰會登場。

那麼當美國告別「全球南方」，世界將會怎樣？短

期內，許多發展合作機構不得不關門或轉型，全球治理赤字攀升：去年5月，全球最大的慈善機構蓋茨基金會宣布進入「日落期」，觀察家們認為其受到來自特朗普政府的壓力；年底，愛滋病規劃署終止運作，成為首個因美國斷供而遭遇「毀滅性」打擊的聯合國機構；2026年伊始，特朗普下令退出另外31家聯合國實體，再次放大了人們對更多機構生存壓力的焦慮。中期裏，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完成將在不同領域和地區間分化。在本應衝刺階段，只有18%的目標如期推行、近半數進展遲緩、兩成出現倒退。可以預見，當核心任務的碎片化加劇，國際發展合作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都會出現新的問題。

多極化大勢所趨 霸權必然凋零

長期而言，美式霸權調整既是「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的必然結果，也將成為南方國家繼續推動多極化，並重塑全球領導力的機遇期。美國前總統拜登上月接受採訪時曾問：「如果我們不領導，誰來領導世界？俄羅斯？中國？」言下之意，告誡世人「民主對抗威權」敘事，遠高於當下的「唐羅主義」。可惜，歷史已給過時間證明了：沒什麼國家願意因民主黨仍想當「自由世界領袖」而還選站隊，甘心陷入特朗普的「叢林之王」勢力範圍的就更少了。這就造成了，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全球南方」政策，不僅缺乏連貫性，而且都搞錯了重點——佔世界人口70%、全球經濟40%的南方國家究竟想要什麼？

正如巴西總統盧拉為回應「西半球優先」戰略，在《紐約時報》署名文章中所寫的那樣：「沒有集體共識的規則，就不可能建設自由、包容和民主的社會」，南方國家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或者說「全球南方」這種提法本質上就代表着對新秩序的追求，它基於的是權利與義務的對等，而這恰恰是霸權歷來所抗拒的。因此，看似特朗普政府一反「美國優先」原則，近來頻繁染指發展中地區，實際上卻在背離「全球南方」的路上越來越遠。但在此過程中，有兩點值得警惕：一是拉美、中東和西非等能源、礦產地是美方關注焦點；二要防止「全球南方」內部差異超越共同利益，引發類似印巴、泰柬等區域衝突。

對中國這一天然成員，「全球南方」作為好用概念的價值還會凸顯，有利於以更廣闊視角整合提升現有機制：在「一帶一路」聯通與「走出去」升級背景下，應加快可持續、平衡、包容性增長措施在東盟等處落地；加強與基金會、非營利組織、高校智庫、私營部門等發展行為者聯繫，適度填補傳統援助方撤出產生的治理破洞；主動支持聯合國和國際金融體系運作，鼓勵多邊機構與高端人才來華；在「四大全球倡議」系統下，總結經驗創建更多國際公共產品，維護發展議程的核心地位，助力「全球南方」成長為真正一極。